

《汉书·艺文志》

讲 要

漢書藝文走講要



温浚源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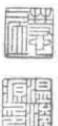
《汉书·艺文志》

讲 要

漢書藝文志講要



温浚源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书·艺文志》讲要 / 温浚源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12

ISBN 978 - 7 - 5201 - 3819 - 2

I. ①汉… II. ①温… III. ①古籍 - 图书目录 - 中国
- 西汉时代 ②《汉书艺文志》 - 研究 IV. ①Z812. 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57272 号

《汉书·艺文志》讲要

著者 / 温浚源

出版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曹义恒

责任编辑 / 曹义恒 程丽霞

出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社会政法分社 (010) 59367156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3

印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 /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17.875 字数: 383 千字

版次 /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 ISBN 978 - 7 - 5201 - 3819 - 2

定价 / 9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一 《汉志》是什么？

历代纪传体史书、政书、方志等，将历代或当代有关图书典籍，汇编成目录，谓之“艺文志”。区分类例，始于刘歆《七略》。班固《汉书》首著《艺文志》，分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略。其后正史如《新唐书》《宋史》《明史》《清史稿》亦相继编纂《艺文志》。《隋书》《旧唐书》改称《经籍志》，性质则相同。清代学者对后汉、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辽、金、元各史原无艺文志者做了大量辑补工作，都另刊行世。艺文志的编纂，对研究历代图书文献，考订学术源流，颇具参考价值。

《汉书》有十志，《艺文志》是其中之一。《汉书·艺文志》是一本什么样的书？^①《汉书·叙传》说：“虞羲画卦，书契后作，虞夏商周，孔纂其业，纂《书》删《诗》，缀《礼》正《乐》，彖系大《易》，因史立法。六学既登，遭世罔弘，群言纷乱，诸子相腾。秦人是灭，汉修其缺，

^① 本书以《汉书·艺文志》为探讨主题，为行文简便，全书凡称《汉书·艺文志》或径直作《汉志》，或简称《艺文志》，后文中不再标注说明。

刘向司籍，九流以别。爰著目录，略序洪烈。述《艺文志》第十。”

古人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六艺”，《新书·六术》曰：“先王为天下设教，因人所有，以之为训；道人之情，以之为真。是故内法六法，外体六行，以与《书》《诗》《易》《春秋》《礼》《乐》六者之术以为大义，谓之六艺。”古人所谓“文”，指经书以外的文学百家之说。有六经，同时也包含解释六经的“传”，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六艺经传”。“艺文”是兼括六艺百家之名。因此，可以说《艺文志》是一份包括六艺及百家之学的文献总目录，但《汉志》不是西汉当时所传所有“旧书”的目录，而是刘向、刘歆父子所校“新书”的目录。《汉志》虽然不是当时所有文献的全记录，但它以“类”判“书”，很能反映当时世传文献的主体类型。

二 《汉志》的重要性

目录学相当于学问的清单，是读古书的基础知识，通过这门学问，来探究古书，摸清家底，才能“心中有数”。吴宓在1919年11月10日的日记中说：“午，陈君寅恪来……谓宓曰：‘欲治中国学问，当从目录学入手，则不至茫无津涯，而有洞观全局之益。’当谨遵之。”^①清代学者王鸣盛（西庄，1722~1797）在《十七史商榷》卷七“汉书叙例”条指出：“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

^① 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II，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第90页。

目录明，方可读书，目录不明，终是乱读。”同书卷二十二引金榜（1735~1801）之语说：“不通《汉书·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艺文志》者，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也。”又引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叙例》说：“今欲求周秦学术之源流，古昔典籍之纲纪，舍是《志》无由津逮焉。”

以上数说均为知言之论，明白指示目录学是做学问中最要緊的事。而中国目录学的鼻祖当推西汉后期刘向、刘歆父子，章太炎称其“父子同业，不可割异”。从河间献王刘德到刘向、刘歆父子，我国的传统文献学逐步趋向成熟。刘向有《别录》，刘歆有《七略》，两书原书都已亡佚。清姚振宗《快阁狮石山房丛书》中有《别录》辑佚，《七略》的内容大致保存在《汉志》中，因此说《汉志》是中国目录学中最重要的文献，是当时公家藏书的分类目录，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文献目录。基于此，《汉志》的文献价值，怎样估量都不为过。

三 为什么要讲《汉志》？

除了上述理由之外，还有两个原因。

《汉志》纯为中国文化，“《隋志》则增入佛道，三教合一，此可延续至明末。……《汉书·艺文志》所载书目今大半不存，但是合诸当时的时代思潮，书目所含的实质内容便显，故《汉志》并不空洞。且书虽佚，但从后世所存之书中，可直接看出内容之延续性。”^① 可以通过这份目录了

^① 潘雨廷语。见张文江记述《潘雨廷先生谈话录》，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第101页。

解古书的“存”和“亡”，“存”指留下了什么，“亡”指淘汰了什么。

《汉志》是研究先秦两汉文化以及学术史、思想史的必读文献。《汉志》不单可以考察先秦的著作，汉代流传的书也在其中，可以反映西汉时期学术文化的基本情况。即类求书，因书究学。熟读《汉志》《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篇》《韩非子·显学》《淮南子·要略》，以及《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收录的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就可以大致掌握先秦和汉代的中国文化。^①

《汉志》内容包括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略，收书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总计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每种之后都有小序，每略下面有总序。序对该类学术思想的源流与演变做了简要的阐述。梁阮孝绪《七录序》说：“昔刘向校书，辄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随竟奏上，皆载本书。”又说：“时又别集众录，谓之《别录》，即今之《别录》是也。”

刘向校书是在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 26），朝廷“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整个校书过程，由刘向总领其事。校书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效果，《前汉纪·孝成皇帝纪》所谓“至刘向父子典校经籍，而新义分方，九流区别，典籍益彰矣”。至于校书的具体办法是什么，后面讲总序的时候会详

^① 虽然《天下》不一定出自庄子本人，但《天下》对先秦学术的陈述相当有价值。《汉志》与《天下》的观点一致，绝非偶然。

细讲述。

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卷二“评读汉书艺文志”条：“商榷学术，洞澈源流，不独九流诸子各有精义，即词赋方技亦复小道可观。目录校讎之学所以可贵，非专以审订文字异同为校讎也。”在同书卷四“答问诸书略分次第”条，朱一新又指出：“若以近时目录之学为门径，则甚误。古人治目录者，若向、歆父子辈，盖与今之所治大异。读书当求心得，岂可徒事泛滥乎？近时目录，各有秘本，手钞成帙，不出数月，皆可殫见洽闻，此为藏书计，非为读书计也。短书碎记，览其序跋，烂熟胸中，究有何益？至如宋、元精椠，穷力搜罗，世间虽不可无此好事者流，要非我辈所亟。”

章太炎在《检论》卷二《征七略》一文中说：“其书领录群籍，鸿细毕备，推迹俞脉，上传六典；异种以明班次，重见以著官联，天府之守，生生之具，出入以度，百世而不惑矣。”^①

到《隋志》的时代，《汉志》上所载的书许多已经湮没无闻，本质上这是在野学人的自由取舍，而非政治的干预。

四 《〈汉书·艺文志〉讲要》缘起

《汉志》的重要性，前面已经做了交代。正因其重要，历代不乏研究者。南宋时，王应麟有《汉艺文志考证》。清以后，这类的著作就更多了，姚振宗有《汉书艺文志拾补》

^① 章太炎：《检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第428页。

《汉书艺文志条理》，孙德谦有《汉书艺文志举例》，顾实有《汉书艺文志讲疏》，张舜徽有《汉书艺文志通释》，陈国庆有《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关于《汉志》的著作，还有不少。平心而论，要在这个基础上有新的成绩，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2005年，我给学生讲《汉志》和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所用的《汉志》原文出自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的点校本《汉书》卷三十。每天一个课时，三十天大致讲述一遍。课程结束后，又费时二十余日，在2005年8月写出了初稿。2014年，我因白血病于陆道培血液肿瘤中心住院做骨髓移植手术，住院期间对这部书稿做了修订。因本为讲课所写，所以名之曰“讲要”。这部讲要参考了十余种注释、研究《汉志》的文献，同时也博采其他与《汉志》相关的书籍、论文的意见，反复寻绎，间加己意于其中。

感谢父亲、母亲、弟弟、妻子长期以来对我的关心和照顾，尤其是在我病重期间对我的悉心照料。感谢医生、护士和师长、朋友在我生病期间对我的关心和帮助。这部书稿的完成，必须感谢你们！

因个人水平极其有限，讹误、错漏等想必不少，不敢云著述，聊当读书札记可矣，望博雅的读者诸君不吝指正为幸！

温浚源于北京东燕郊

2014年9月5日晚

虞羲画卦，书契后作，虞夏商周，孔纂其业，纂《书》
删《诗》，缀《礼》正《乐》，彖系大《易》，因史立法。
六学既登，遭世罔弘，群言纷乱，诸子相腾。秦人是灭，
汉修其缺，刘向司籍，九流以别。爰著目录，略序洪烈。
述《艺文志》第十。

——《汉书·叙传下》

目 录

总 序	1
六艺略	22
【易】	25
【书】	46
【诗】	72
【礼】	92
【乐】	120
【春秋】	129
【论语】	169
【孝经】	180
【小学】	196
诸子略	216
【儒家】	221
【道家】	277
【阴阳家】	309
【法家】	320

【名家】	334
【墨家】	343
【纵横家】	354
【杂家】	363
【农家】	373
【小说家】	382
 诗赋略	396
【屈原赋】	399
【陆贾赋】	410
【荀卿赋】	416
【杂赋】	422
【歌诗】	427
 兵书略	438
【兵权谋】	440
【兵形势】	446
【兵阴阳】	450
【兵技巧】	458
 数术略	467
【天文】	470
【历谱】	480
【五行】	489
【蓍龟】	499

【杂占】	505
【形法】	514
 方技略	522
 【医经】	523
【经方】	527
【房中】	532
【神仙】	537
 参考书目	546

总 序

古人的书，序一般放在最后，如《史记》的最后一篇是《太史公自序》，《说文解字》的最后一篇是许慎的《叙》，《文心雕龙》的最后一篇是《序志》。

《汉志》有总序、大序、小序。总序是《汉志》的总说明，放在最前面。大序是各略的序，放在各略之后。小序是各类的序，放在各类之后。

读者将《汉志》的这三种序，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四部总叙、四十四类小序对读，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即略可知我国学术变迁之大势。

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

这句话出自刘歆的《移书让太常博士》，此语必有所本，其用意在于攻讦今文学。春秋微言也，大义在其中，而弟子口受之。圣人之言，平易中蕴精深，则亦未尝以直书之说为定。

孔子名丘，字仲尼。常言孔子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①，这里说“七十子”是约数。开篇讲学术源流，源头

① 《孔子家语》说是七十二，《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是七十七。

是孔夫子和他的七十多个学生。在这一阶段，古代学术以孔子为中心，七十子谨守孔门大义。可以说在孔子以前，各种学说并无一致的思想，或者说没有形成如孔子般以仁道贯穿其中的中心思想。

微言，出《逸周书·大戒》：“微言入心，夙喻动众。”朱右曾校释：“微言，微妙之言。”汉人多用“微言”二字，如《家语》孔安国序：“孔子既没而微言绝，七十二弟子终而大义乖。”范宁《春秋穀梁传序》：“盖九流分而微言隐，异端作而大义乖。”李奇说是“隐微不显之言”，颜师古说是“精微要妙之言”，惠栋《周易述》卷二十二说：“精微要妙与隐微不显义同。唐人不识字，更立一义。”《文选》卷四十三《移书让太常博士》李善注引《论语谶》（崇爵谶）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吕延济注曰：“大义谓《诗》《书》《礼》《乐》之义也。”据此，则所谓“仲尼微言”，或指《论语》。“微言绝”则异说兴，“大义乖”则枝末生。

孔子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默契天道，将原本属于官学的学术系统及相关典籍，融通成一种独特的思想学说，并以之传授弟子。《汉志》这种以孔子为中心源点的阐述，分之六略，于《诸子略》之下并有“九流十家”之说，并不是肯定六艺与诸子齐头并进，而是认为“九流十家”都是孔子学说衰落之后的产物。

西汉大儒重视引证，偏重“微言”；宋代大儒以阐发义理为主，多明“大义”。

接着讲孔子和七十多位弟子之后的情况。

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

当时无论是今文还是古文，都是“微言绝”“大义乖”，近代以来，有学者认为《春秋公羊传》能传夫子之微言大义，并不可靠。

“微言绝”“大义乖”之后，说经者不一其辞，纷争不已。照这里的讲法，无论今、古文，都有微言大义在，不只是《春秋公羊传》能传夫子的微言大义而已。

《春秋》分为五：《左氏》《公羊》《穀梁》《邹氏》《夹氏》。通常认为，“左氏”指左丘明，“公羊”指公羊高，“穀梁”指穀梁赤，至于“邹氏”和“夹氏”，则不详也。

《诗》分为四：毛氏、齐、鲁、韩。分别指毛亨、齐人辕固生、鲁人申培公、燕人韩婴。

而《易》有施、孟、梁丘等几家的传承。这些内容在后面的《六艺略》中会详细讲述。

战国从衡，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殽乱。

《隋志》作“纵横”。古书“从衡”即“纵横”，“分争”即“纷争”，假借用也。

这里的“诸子”并不是上文所说的“七十子”，而是包括儒家在内的百家。孔门之外的传承是怎么回事？后面的《诸子略》会详细讲述。今人推崇的诸子“百家争鸣”在当时的情况是“殽乱”的一个局面，可以说当时的知识界一片杂乱。六艺道息，诸子争鸣，用白居易的话来说就

是：“于是乎歧分派别，而百氏之书作焉。”^①

接下来讲秦的情况。

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

燔（fán），烧。“黔首”是战国和秦汉时期对百姓的称呼，战国时已经广泛使用，含义与当时常见的“民”“庶民”相同。《经典释文》卷一三：“黑首谓民也，秦谓民为黔首。”王子今说：“黑色是长年露天作业，承担体力劳动者的正常肤色。”^②《韩非子·忠孝》、《吕氏春秋》、《史记·李斯列传》之《谏逐客书》、《吴越春秋》、《越绝书》，以及《龙岗秦简》《天水放马滩秦简·日书》^③等，都有关于“黔首”的记载。

“燔灭文章”是禁书，“以愚黔首”是愚民。是时所最忌者，学古道古之士也。秦烧书始于商鞅，《韩非子》所谓“商君教秦孝公燔《诗》《书》而明法令”是也。

到了秦始皇时，烧书更至极致。秦烧书在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坑儒在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史记·秦始皇本纪》：“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

① （唐）白居易著，谢思炜校注《白居易文集校注》卷第二十八《策林四》六十一《黜子书》，中华书局，2011，第1571页。

② 王子今：《秦汉称谓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第15页。

③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天水放马滩秦简》，中华书局，2009，第83~84、88页。